

經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尚書埤傳卷九

吳江朱鶴齡撰

周書

泰誓

林之奇曰孟子引泰誓與康誥其字句多不同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為隸古定其間有不能曉必以意為增損王應麟曰周本紀武

王上祭于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索隱以為畢星非也觀兵孟津伯夷傳又云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伊川曰史記所載伯夷諫辭皆非也武王伐紂即位已十一年矣依書序安得有父死不葬之語伯夷傳事王直評辨其非實胡氏筆叢云莊周稱夷齊見武王伐殷曰天下亂周德衰不若避之北至首陽山遂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愚按左傳臧僖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非伯夷而誰特父死不葬必無是事耳呂祖謙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

伯夷憂後世之無君也憂不同而君一也吾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蒙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今觀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夫天下何與于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是力也誠不忍坐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無過也是以放牛歸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有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

心

惟十有三年春

十三年書序作十一年史本紀亦稱十一年伐紂書傳云文王受命九年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通文王九年為十一年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伐紂歐陽公泰誓論定為即位之十一年蓋謂又二年方訪箕子也愚謂泰誓洪範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囚正伐紂時事訪道即在其年朱子云洪範稱

惟十有三祀必當年初克商便釋箕子因而問之若十一年釋箕子十三年方問不應如此遲遲書序一字定誤也蔡傳解春為建寅之月又力辨商周時月俱不改愚考春秋經傳之文凡十餘條語多不録而知其說非也蔡氏謂冬不可為春十一月不可為正月夫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子者一陽之生于卦為復至午而陽極焉午者一陰之生于卦為姤至子而陰極焉子為星紀之次五星

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律歴皆以子為首則何不可以首月令乎三正迭建時無失次夏正用木之著者也殷周二正用木之微者也皆陽位也特孟陬之月尤切民事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而豈謂子丑必不可為正哉秦人改建亥月葢自以水德代周且五行木生于亥故用之雖事不師古然改時與月必循三代之舊本紀元年冬十月顔師古謂是太初正歴以後史臣追書蔡氏顧引之以為不改時月之證其亦疎矣

唐順之曰考秦改正朔在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周之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正朔已不行于天下況既亡乎秦紀所云冬十月恐是周亡之後因民間私稱夏正而書之此于周改月之說自不相礙不足以為據也蔡氏又據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與泰誓惟十有三年春以為皆不改時月而駁漢孔氏之非愚謂據此二端則時月之改尤章章也夫商人建丑十有二月夏正之十一月也下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先王自契玄冥以下厥祖湯也商人宗廟之禮不可詳考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

宗湯安知不以其月至日伊尹攝行郊祀配天之禮因而陳訓太甲乎班固以三統歷推之湯伐桀之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左傳曰大火閼伯之墟實配商人後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訓不言朔則乙丑非朔日也此恐誤）其日伊尹祀先王于方明（方明見儀禮）以配上帝此其證也十有三年之春即春秋春王正月之春謂十一月也何以明之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

商郊牧野一月二孔氏以為周正建子之月是也師渡孟津即大會于孟津也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皆在十一月癸亥則十二月之四日也國語引伶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周語注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班固以三統歷推之師方發為殷十一月戊子日日在析木箕七度其夕月在房五度房天駟也後三日得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明日壬辰晨星始見戊午渡

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歴建星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至庚申二月朔日也癸亥陳牧野甲子合戰與書傳無一不符者此又其證也蔡氏又引臣工詩莫春來年語以爲夏月未嘗改則愚于此有說矣古者天子受命凡改元頒歴朝覲會同諸大政皆以正朔行之至于分至啓閉民事早晚所關者未嘗不遵夏小正之書東萊吕氏所云三正通于民俗周人兼而用之是也蓋史書記時事則從周正月

令紀歲功則從夏正從周正者多出于朝廷政令之施設從夏正者多出于民間士女之話言詩書三禮所舉夏正雖更僕數安得援之為不改時月之證乎信如蔡說則商周正朔名改實不改夫子何必云行夏之時乎趙汸曰春秋所書皆從國史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左傳僖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此月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為孟夏又記梓慎

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又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冬十月隕霜殺草之類皆為記災時月俱改斷可識矣太史公記三代革命于殷曰改正朔于周曰制正朔于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朔日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别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漢太初歷立冬小雪則曰于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大衍歷追算

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黄澤曰春秋三傳及三家注于周月别無異同惟胡文定以夏時冠周月蔡仲默云商周時月俱不改今據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改時改月建子之正以之布政讀法夏正夏時謂之正歲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如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十二月輿梁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之此不易之説王樵曰子月為一歲之始猶子時為一日之始安在子之不可以

為春乎夫正朔者十二月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歷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三代迭建三正以新民之視聽月朔有改有不改有改于上不改于下從民間之便如周七八月為夏五六月孟子之言與周制合而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則又仍為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未有以見歲之大熟而未穫也詩中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與論語莫春者春服既成皆此類也乃若春秋則史官之書必用

時王正朔而歷法要為不可亂時必與月合時月必與所書之事合或者乃必欲旁引曲證以為周不改時與月其亦疎且固矣以上三家皆破蔡傳之失與余說相證明故備錄之

王曰

蔡傳王曰者史臣追稱程伯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稱王建號則是以臣犯君名不正言不順矣

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湯誥曰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泰誓

曰類于上帝是用天子之禮也周禮曰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武成曰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用天子之禮也周禮曰王六軍泰誓大廵六師是備天子之六軍也史臣書王曰猶可謂追稱如有道曾孫周王及昭我周王乃記當時之語豈史臣追書哉

人為萬物之靈

孔疏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

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

商王受

鄒季友曰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曰受讀曰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為紂陸氏遂以立政篇受德為紂之字此却非立政自以桀德與紂德相稱耳愚按呂氏春秋云紂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次曰仲衍次曰受德以受德為紂號蓋本于此然呂氏之言多不可信

沈湎冒色　罪人以族　侈服

孔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冒色詳史記

孔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疏云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父母前世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王樵曰考之史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如如淳之說父母兄弟妻子之外又有旁及若秦法為又酷于紂

矣實不然也刑法志曰漢除秦苛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文帝詔除收孥相坐律曰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勿取景帝誅鼂錯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據父母妻子同產之文則三族止如張晏之說耳如淳說非也

孔疏侈謂服飾過制匱民財力為奢侈

觀政于商　夷居

孔傳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陳第曰孔傳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合書序與經文言之也今曰觀政于商曰罔有悛心曰罔懲其侮則觀兵之事當時誠有之矣蔡氏本程子說謂觀兵則脅君脅君不臣也惟應一舉滅之一日命未絶則為君臣一日命絶則為獨夫是以伐紂為可而脅紂為不可也然十三年起兵之初紂之命尚未絶也其誓師之言曰獨夫受何也且脅君孰與伐君可伐于二年之後不可脅于二

年之前豈通論哉儒者謂湯之數然也恭武之數紂
也傲湯猶有慚德之言武絕無口實之慮此皆時勢
使然不可疑泰誓之非眞也或問觀兵于商欲紂之
悛改耳使其悛也武王當復北面事之乎蘇子瞻曰
文武之受命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
而封諸商使為二王後也以為武王退而示弱固陋
而曰復北面而事之亦過也吁子瞻之言信矣愚按
周本紀云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盂

津魯世家云武王九年專伐至孟津周公輔行所謂觀兵孟津者即戡黎之役耳蓋黎在河北伐黎必渡孟津伐紂又渡孟津也但史記觀兵在九年而孔傳云十一年未知孰是

衣黄曰孔傳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之祀蔡傳解夷作蹲踞恐非

作之君作之師

三代以前之君皆以身教天下所謂作之師也後世

君道尚存一二而師道廢矣

億萬　有臣三千

鄒季友曰蔡傳百萬曰億按風俗通十萬曰億毛詩鄭箋十萬曰億孔疏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國語韋昭注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萬曰億今解尚書合用古數百萬曰億未見所本然洛誥傳又言十萬曰億則于此不應異釋也豈傳寫之誤耶

按兵法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之車合用甲士三千人故曰有臣三千也孟子亦曰虎賁三千人

貫盈

衣黄曰正義云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其惡貫已滿蔡注貫訓通欠明

次于河朔

按武成武王以十一月三日發鎬京至戊午渡河為

二十八日孟津去周九百里司馬法師行日三十里故以二十八日渡河也

朕夢協朕卜

王應麟曰史本紀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臣皆懼惟太公强之書正義引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武王已明言朕夢協朕卜彼言不吉六韜之書後人所記史記采用之非實事也愚按太史公未見古文泰誓故史記有

此誤

予有亂臣十人

亂臣十人論語言有婦人焉馬融以為文母愚按文王為西伯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即位十三年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當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七文母不應尚在雖微劉侍讀子夥臣母之說亦可知婦人之非文母矣劉侍讀以邑姜當之舊說邑姜為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古者諸侯不再娶太公歸周

在文王為西伯之後武王壽幾七十矣安得于是時更納公女為元妃哉或曰論語婦人或殷字之訛膠鬲殷人也文王舉之于魚鹽之中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與膠鬲比而亡殷又吕氏春秋帝王世紀皆云紂使膠鬲候周師王使以甲子日報紂此足證膠鬲適周嘗佐武王伐紂之時鬲正在行間以其本非周才故曰九人而已不然婦人不與外政況當麾旄仗鉞之日而乃盛稱宮壼

之得人以告其衆哉殷轉爲婦疑古文蝌蚪書偏旁
有微近者而漢儒未之察耳此說吾不敢從姑筆之
存疑

西土君子

林之奇曰君子統上下而言勾踐伐吳以其私卒君
子六千人爲中軍則士卒亦可言君子也

斮朝涉之脛　祝降時喪

孔傳紂見冬月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李石

續博物志云老人晨渡朝歌水而怯紂曰老者髓不

實故晨寒因斮脛以視髓此說與孔小異

鄒季友曰孔傳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絶其命陸氏

音釋丁管反祝之訓斷乃斷絶之斷音與短同非斷

决之斷音與煅同也蔡傳既從孔云祝斷也又云斷

然降是喪亡是讀斷决之斷為短音矣宜定從一

牧誓

孔傳牧在朝歌南三十里

王左杖黄鉞

馬縞中華古今注金斧黄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斬斷今以黄鉞為乘輿之飾玄鉞諸公得建之武王以黄鉞斬紂故王者以為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巳故婦人以為戒

司徒司馬司空

蔡傳武王尚為諸侯未備六卿程伯圭曰前篇言大巡六師是巳備天子之六卿此舉三卿乃舉友邦治

事之臣且不遺其卑賤而悉告之也首言西土之人指周之臣民次言友邦之君及其治事大小之臣又次言遠方小國其序當然也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按左傳楚飢庸與百濮伐之庸今上庸縣濮即百濮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蜀地甚廣疏引大劉云蜀郡今成都也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為古羌國以南為古髳國詩如蠻如髳是也彭

蘇氏云屬武陽今彭縣也微國未詳孔傳云髳微在巴蜀蓋微近髳也八國皆西南夷王柏曰牧野一役諸侯之師皆期而來會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則不期而來會者也彼八國皆小國且遠夷也不責其會者周家之仁聞風自來者八國之義後世遂謂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殆因此侈言之與

王父母弟

孔傳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疏云釋親云父之

考為王父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可知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同母尚棄則别生者可知矣陳師凱曰厥遺王父母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

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吕祖謙曰司馬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乃止齊焉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王樵曰六步七步不知此車法耶步法耶蓋古者步卒夾車而行動止相

為用車不妄馳步不妄動步法即車法也至春秋時古法已亂如所謂輿曳柴而馳與視其轍亂望其旗靡之類則古法之亂不在毀車崇卒之後矣古之節制能為不敗之師則豈有大敗之戰至七國時史家每書某戰斬首幾萬則又春秋所無也

武成

孔疏張霸偽書有武成篇劉歆誤以為古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霸書也此篇敘事多

王言少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于餘篇章如愚曰
武成多記當時之事與堯典舜典顧命體制略同
此篇多錯簡𠦪日之甲乙可考用附我大邑周之
下當有闕文則不可知矣方孝孺曰牧野之兵非
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記其時事但曰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不及紂之死者為武王諱故
不忍書也史謂紂登鹿臺之上衣其寶玉自燔于
火而死意為近之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不踊而哭

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豈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躬斬其首縣之太白之旗者哉此戰國薄夫之妄言史遷取而筆之謬也（按賈子曰紂死棄王門之外觀者進而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其無斬紂之事可知）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孔傳一月周之正月（史記年表春正月或書一月或書端月）旁近也月二日死魄疏云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月輪郭無光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

明死而魄生

予小子既獲仁人

孔傳仁人太公周召音邵之徒愚按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尊之曰尚父蓋武王伐紂時太公年已耄矣宋玉九辨曰太公九十乃顯榮説苑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淮南子曰吕望年七十始學兵九十佐武王伐紂皆可證也其遇文王之歲經典無明文荀子文王舉太公于州人行年七十有二周書雒

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得呂望于磻溪之厓是在伐崇之年書大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于太公望望曰西伯賢君也四人遂見西伯于羑里陶潛聖賢羣輔錄同齊世家以散宜生閎夭招呂尚同求美女奇物獻之紂以贖西伯與此小異是在被囚之年齊世家云西伯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二太公之謀居多則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

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血流漂杵　式商容閭　鹿臺

孔傳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疏云周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韋昭云雨者天地人和同之應也蔡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雨止清明也

蔡清曰朱子孟注杵舂杵也兵間安得有舂杵曰此正兵間所宜用也凡古人行兵人各攜畚鍤版杵之屬為營塹備又有羅鍋之類行以為羅爨以為鍋

孔疏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觀其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是商容之事也按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畢

公表商容之廬然則武王親式其閭又表之也又按蔡傳引帝王世紀云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商容不應言亡孔疏謂紂所貶退處于私室

新序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周本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帝王世紀王命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于諸侯殷民咸喜括地志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

歸馬放牛

武王歸馬放牛與秦政之銷兵晉武之罷州郡兵何

異曰非然也古者軍伍藏于井甸戰陳講于蒐獮咸畧寓于廵守㑹同無人非兵無地非兵也雖衅車甲櫜干戈與後世之銷兵兆亂者不同也然則孟子所云飛廉五十國不尚煩師武歟曰其時所有事者東方一隅耳戎車三百虎賁三千固無俟于再駕也東坡乃以放馬歸牛為釋天下之疑懼亦淺之乎窺聖人矣或又以為武王假武太早故致武庚之畔尤不然矣

大告武成

孔疏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是四月三日也丁未四月十九日庚戌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序其事見成功之次

先王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　王季其勤王家

惟九年

后稷始封于邰杜預曰始平武功縣所治釐音邰城是

古邰國詩疏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知邰是后稷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稷者或時君絶滅或遷之他所也

周本紀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鞠生公劉是公劉為后稷之曾孫也詩疏按鄭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孫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不窋以太康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時不必當太康

也又外傳稱后稷十五世而興周本紀因以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幾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子必將老始生以理推之實難據信太康之世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公劉見逐也楊慎曰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殷本紀凡十四世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孫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無是理也路史曰夏書紀

帝世系云帝夋生稷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夋帝嚳之名也稷後既有台璽叔均則不窋不得為稷子矣特世次久遠不能盡見世本史記所據也即稽世本不窋至季歷已十有七世矣何得謂十五王哉

王應麟曰周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季歷左傳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別母遷言疎謬太伯虞仲避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避知其皆同母也孔叢子子思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秬鬯之賜竹書紀年文丁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

孔疏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本尚書大傳）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于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

等皆依用之愚按史記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稱王之始此蓋惑于漢儒讖緯之說其誣甚矣歐陽永叔蘇子由已辨正之然文王雖無稱王事而受命改元則不可謂妄周書逸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時為莫春在鎬召太子發竹書紀年云殷紂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沈約注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其說皆不誣

也永叔斥西伯受命之年為元年亦屬妄說然則文王享國五十年而此云惟九年大統未集當作何解乎王十朋曰文王非受命于天受命于商也以紂之猜忌而得脫羑里之囚紂以弓矢斧鉞賜之得專征伐于是有過密伐崇戡黎之事此文王受命之實也漢孔氏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誕膺天命之說也鄒季友曰按經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已巳歲崩追數九年則辛酉歲也而紀年云辛酉歲紂囚文王癸

亥歲始釋之命為西伯則至己巳歲纔七年耳當是辛酉歲即釋為西伯至崩時九年也然左傳又云羑里之囚七年亦與經世書不合

篚厥玄黃

鄒季友曰蔡傳筐篚盛玄黃或據說文筐飯器筥屬篚似篋引書實玄黃于篚二字兼用為失按鹿鳴詩云承筐是將則筐篚不妨兼用

分土惟三　五教

蘇傳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王制皆云然此周制也左傳子產言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而周禮乃曰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五等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皆妄也先儒謂周衰諸侯相幷自以國過大違禮乃除滅舊文而為此說獨鄭玄之徒謂周初因商三等其後周公攘戎狄斥廣中國大封諸侯夫攘戎斥地能拓邉耳荒服以内諸

侯固自如也周公得地于邉而增封于内非動移諸侯遷其城郭廟社安能增封乎知玄之妄也而近求學者必欲實周禮之言則為之說曰公之地百里而已五百里者并附庸言之夫以五百里之地公居其一附庸居其四豈有此理哉予專以尚書孟子王制及子産之言考之周禮非聖人之全書明矣此論似為王制公發然周禮實不可信

鄒季友曰按舜典五典五品臯陶謨周官君牙五典

蔡氏所釋並同而此五教之目有兄弟而闕朋友言兄弟則可該長幼矣

歸氏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承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

厥志（以上告羣后）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承天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以上告羣神　自王若曰嗚呼至無作神羞古本相連如此）既戊午師逾孟津

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歸有光曰予所考定如此只移厥四月哉生明至受命于周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尚書埤傳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埤傳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尚書埤傳卷十

吴江朱鶴齡撰

洪範

按左傳引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及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皆作商書蓋以箕子不忘殷也箕子之衍疇與文王之彖易皆在殷之末造蓋皆得于憂患之餘使不遇武王則禹疇遂為絶學矣故曰箕

子傳道可也仕則不可也

箕子

箕國名其地未詳按左傳晉人敗狄于箕注太原陽邑縣有箕城或是箕子所封

惟天陰隲下民

陳第曰孔傳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道蔡傳因之如此則專言天而若無與于君豈武王發問之意乎惟王肅以陰隲下民為天事相協

厥居為君事得經之旨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孔傳天與禹洛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其數至九禹因而第之疏云漢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為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九者各有一章故漢志謂九章相為表裏龜負洛書經無其事出中候及諸緯歸有光曰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關朗之

說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然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傳云然吳澄曰洛書不出于鯀治水之時而出于禹治水之時是天不畀鯀而以錫禹也然洛之出書不過龜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而已五行至六極則皆禹所分配今曰天錫者九疇雖禹所自為實因龜文發之若天啓其衷也熊朋來曰易大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言河圖數也三五以變言洛書數也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盖兼取于圖書也後世直以易為河圖範為洛書遂以圖書分體用二致至謂伏羲得其圖禹得其書惑矣如大傳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乃夫子發明洛書之理參者三而數之伍者五而數之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即洛書之數而易用之以變易所以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者也王禕曰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亦未始以洛書

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為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者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

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之次九也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焉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焉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于易無不合者其

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于義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其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偶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于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

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横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自五行至福極皆三才之至理聖人所謂治天下之大法其意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

也伏羲畫卦何為止于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于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疎且遠乎而況九疇

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
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
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于庶徵之
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何其
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于陰陽奇偶之
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
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
為洛書之本文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

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于龜背贅疣不已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箕子陳九疇必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教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之所為叙也先言帝不畀鯀後言天錫

禹所云畀所云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跡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賜禹神龜負疇而出者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豈必真有物焉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不成先之乎比其不可信者五也夫禹叙九疇猶羲之畫卦也而其自箕子陳之猶

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七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于河洛而已未嘗言龜龍之事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若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比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

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于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折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嘗言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而河南程氏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鄭玄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授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天一至十者固也洛書之數

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于是矣朱子
于易學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
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
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
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
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
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為洛書
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

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名異而實則同也謂之實同者葢皆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于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陽

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推之燦如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云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于漢儒經緯表裏之說也嗚呼事有出于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

天地自然之數乃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愚按禹疇所次與洛書配合生成之法殊不相當誠如子充所辨子充之說本于林少穎少穎云洪範一書大抵發明彝倫之叙本非由數而起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但謂洪範全不則書何以數止用九何以次五居中且所謂自一至九者禹何所憑而次之耶大抵洛書精蘊已盡于易禹復取九宮環極之數以配治道曰洪範朱子所云洛書聖人則之以作八卦九疇並出焉者此不易之說也箕子之意亦止于論治不在

衍書漢儒專執五行論災異則鑿矣

初一曰五行至六極

孔疏發首言初一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不言終也朱子曰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則禹法則之事初一下當讀下八句倣此後章一五行却與此異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于天下後世也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為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

運而化生萬物則為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為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為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貌言視聽之事而立綱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為五紀五紀則治不止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歷明時仰以觀于天文矣五

居中央為八數之中縱横以成十五之變葢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為皇極焉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凖使四方之面内環觀者皆于是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為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凖而臨機應用隨事制宜且盡其變于經綸矣七位在西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為稽疑稽疑則不徒隨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于

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為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金之成數氣合而著益久矣故為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于一身而通行于天下矣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為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

乘之法也以皇極為統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于洛書者如此董琮曰董仲舒劉向洪範傳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相從雖援引春秋經傳粗若可信然其所配止于五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則不可得而配此其為說固已拘泥不通至于庶徵分配五福而六極衍其一而無所當則于咎徵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于箕文之外別立一條以遷就

其說大失箕子之意眉山蘇氏洵雖不若漢儒之鑿

然相配亦止于五疇而已

一五行至五曰土　水曰潤下至稼穡　潤下作鹹至

作甘

王安石曰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

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自天一至于天五五

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偶以偶生者成而奇其

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

道立于兩成于三變于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為十也偶之而已偶之中又有偶焉而萬物之變遂成于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朱子曰左傳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程若庸曰五行者八疇之體八

疇者五行之用造化之初一濕一燥濕之流為水燥之爍為火濕之融為木燥之凝為金其融結為土自輕清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克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其用循環陳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為水其終皆為土王安石曰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水言潤則火熯土溽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

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木變者灼之而為火爛之而為土也土化者能熯能潤能敷能斂也水因者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也火革者革生以為熟革柔以為剛革剛以為柔也金亦能化可以圜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陰精之純也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故命之從革也朱子曰金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不是從人之革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為器械可知也

孔疏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為鹵鹵味乃鹹火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木生子實其味多酸董鼎曰雖甘者至乾壞亦酸非木撥蠹酸之說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百穀味甘本生于土故甘為土之味王安石曰北方陰極生寒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南方陽極生熱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

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生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强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耎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

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者必先通乎此此論五行之味本之素問

王澄源曰水有質而無骨以土為骨火有氣而無質以木為質然炎上趨下莫能易也金出于土而堅于土木植于土而堅次于金然從革曲直無定形也柔者剛剛者柔乎土生金以自輝金生水以自麗母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土以自灰父子相代之義也土得水而潤金得木而利水得火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金而瑩祖孫相報之

義也水得土而有歸火得水而有止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成用土得木而著功君師相承之義也土剛不若金柔不若木然火煅之而愈堅水漬之而益澤金木觸之而無損埃塊蓋剛柔之得中乎其體靜其質重不流不燄不割不華而流者燄者割者華者于此乎稟氣于此乎歸根靜重為君動作為臣之義也

一曰貌至曰思　睿作聖

孔疏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于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伏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木有華葉之榮故貌屬木言之决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内明故聽屬水土安静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于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兑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内猶思

在心亦是五屬之義蔡傳五事配五行與疏異理更長黄幹曰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目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于陽或偏于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為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又曰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陰陽之氣一濕一燥而為水火濕極燥極而為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易大傳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子産

曰物生始化為魄既生魄陽為魂此皆微妙之語精濕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沈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木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者然精衰則氣衰精盛則氣盛又初無間隔程若庸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漢以來說者不一至勉齋始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對時

而爲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爲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水木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此倒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

孔疏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楊愼曰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

時人之耳目

曾鞏曰貌曰恭恭作肅者傳曰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葢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于心者無不肅也言曰從從作乂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必要爲可從而已也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者古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于小且近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聰明者葢將用之于

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户察而能用其聰明于大且遠者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欲無蔽于諸侯百官則詢四岳欲無蔽于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于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為聰明也不自用其聰明而因之于人者此君道固天道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是也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才以至于極聖者人之極也

一曰食至曰師

孔疏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史漸曰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列而爲八政名雖異實無殊也王柏曰一部周禮只是八政一疇司空者食貨之職也司徒兼宗伯則祀賓屬之司寇兼司馬則師屬之

一曰歲至歷數

孔疏五者皆所以經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五紀不言時者以歳月節氣正而四時無不正也吳澄曰紀如綱之有紀也歳自今歳冬至至來歳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以分至啓閉定歳之四時是為一歳之紀月自今月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時有竒月與日一會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歴十二辰繞地一匝以晨昏出没定晝夜長短是為一

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是為星辰之紀歷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則其中數目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是為歷數之紀袁黄曰星只指經星蔡注兼緯星誤也吳臨川之說甚明孔傳原只言二十八宿歸有光曰五紀雖五總之實歷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于八政之中所以尊天也

皇建其有極　斂時五福

皇極注疏訓大中蔡傳至極標凖朱子說也蘇傳至而無餘之謂極至極之義蓋自子瞻發之朱子曰極有輳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一轂陳啓源曰皇若訓大則於下文惟皇作極皇之不極難通陳北溪辨之當矣朱蔡解極仍不出中字義夫理之至極而可為標凖者孰有過于中乎孔疏福是善之見者故傳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朱子曰斂時五福聖人豈有福以錫之只取則

于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為福也歸有光曰皇極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于民而不能得之于天惟人君建極以示之使民則君為善而期于回天地之氣此斂福以錫之之道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顧炎武曰易曰渙其羣元吉周禮掌士之八成七曰為邦朋莊子寓攻于臧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世之衰也王綱弛于上私黨植于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

皇建其有極而後民人無淫朋比德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　不協于極至于攸好德

陳龍正曰有守是德有為是才才之中又分猷為二種蓋人有思慮者未必能揮霍能揮霍者未必能精詳合猷為而其才始備愚謂庶民淫朋非無才者所能也三代以下布衣任俠之雄作氣勢結私交植黨行權以立强于時者荀悅之所謂三游而自皇極之主視之皆有猷有為者也棄之于下則為淫朋敗德

之徒收之于上則為奉職首公之士聖王在位鼓舞之以功名程課之以實效使猷為者進于有守由是人無廢才國無死黨風俗正而大化成矣

歸有光曰不協不罹亦受之以安和之色而不拒從注疏王安石曰康汝顔色以誘之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也攸好德者人心之良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才在于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蘇傳不協于極而受之自

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欺我而敗事者矣然得者必多失者必少唐武后之無道也獨于選人無所留難非惟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其後開元賢臣皆武后所遺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常衮為相艱于進人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未朞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其言曰非親舊莫由知之若祐甫與贄眞可與語皇極

者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　正人

王安石曰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才有為者羞其德然未有致此者蓋襞不明而無以別天下之才誠不至而無以通天下之志則智以難知而為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為不肖者所困欲羞其行不可得也別天下之才在窮理通天下之志在盡性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為智也即未可誘而為智必不使之詘智

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為賢也即未可革而為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有能有為所以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矣

陳師凱曰正人有四説此為有位者言蔡傳為長朱子欠分別民人三德疇人頗僻民僭忒其證甚明

道路　無偏無黨至正直

袁黄曰道即是路特變文叶韻耳時解謂事物當然曰道天下共由曰路則好惡其二物乎

王安石曰無偏言乎其所居無黨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于側陂不已乃至于反始曰無偏無陂者以率義而治心也卒曰無反無側者以成德而應物也蕩蕩言其大平平言其治大而治終于正直而王道成矣

于帝其訓

蘇傳帝無言也帝以象數告而我敷廣其言爲彝訓

與帝言無異也故曰于帝其訓

作福作威玉食

王安石曰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作威剛克之事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司馬光曰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

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蘇軾曰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乎下莫若舍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不然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于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讒邪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

右之私也奸人竊其威福而鬻之于外則權與人王
侔矣陳經曰三德之用莫易于正直莫難于剛柔君
道主剛剛之失其過小柔之失其過大故又言威福
玉食之柄在君惟恐失之柔而柄下移如漢元成也
王樵曰威福玉食為人主之三柄剛柔正直為人主
之三德三柄之所在即三德之所在也三德既亡則
三柄豈能保其常有哉勢利所在人思得而竊之惟
無喜怒也有喜怒則有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

勢者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有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者此臣之所以有作福作威也本言權不可下移必幷玉食言之者權必以禮章其别玉食者王禮也上下之分也下之與上異名而同愛故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冕旒王者居人可愛之地惟有德以下其心有禮以定其志故人相安于分義而莫敢踰越不然誰無岀分之慕哉故為人上者必

端本必建極以不二之權行兼三之德則天下受其造就之福矣

雨霽蒙驛克

孔疏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袁黄曰雨只是潤霽只是明蒙只是暗驛如驛遞然中間有彖彖相接者非不屬也克者左交而

至右下墨而環上也見古卜書甚明易占不用龜每言蓍龜者龜之兆一灼便成有自然之易鄒季友曰絡繹孔傳作落驛古字通用也但今人釋絡繹為不絶之貌而孔傳乃云不連屬義殊乖異孔疏云稀疎之意不過傳會語耳又引王肅云霍驛消滅鄭玄云色澤光明亦皆未見所據按史記驛作涕注云涕音亦尚書作圛索隱引孔傳絡繹下連續是涕泣相連之狀蓋後人傳寫之誤以下為不也克孔傳云兆相交錯謂兆為二拆其拆相交

也

曰貞曰悔

蘇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注疏止說內卦外卦蔡傳始兼遇卦之卦言之蔡元定曰六爻不動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悔山是也有動爻者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朱子曰一貞八悔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

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項安世曰竊意夏商占法止用貞悔至文王之易以變爻為占六爻皆不變者乃占貞悔則不止用二矣王樵曰揲蓍占法凡卦六爻皆不變者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胡氏曰并占上下全體為全備以後注皆胡氏語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占按左傳占法又不只就一爻占合本之二卦體并互體論觀陳宣公筮公子完之生可見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占本卦之卦辭及卦體以卦體平分故也仍以本卦為貞

之卦為悔主在本卦按啓蒙但云占本卦之彖辭然引晉侯屯豫之占則并占卦體可見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為主愚謂仍先觀本卦二不變爻然後重之卦二不變爻而以下爻為主方備五爻變則占之卦一不變爻愚意仍先觀本卦一不變爻然後以之卦一不變爻為主尤為全備六爻盡變則新陳舊毀惟以之卦內外兩體占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彖辭

右皆周易占法不知箕子所謂貞悔者何如耳衷黃曰康節皇極數全重貞悔一卦則內貞外悔有時悔尊而貞卑有時貞尊而悔卑卦不當位則變卦爻不

當位則變爻凡四變而止二卦相並固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矣然不止是也運卦與世卦相並則運為貞而世為悔世卦與年卦相並則世為貞而年為悔蔡注欠詳附考蔡傳屯貞悔豫皆八程伯圭曰晉重耳筮歸國遇屯貞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皆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為八故云皆八國語韋昭注亦內外卦之說國語注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

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與蔡傳不合顧炎武曰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于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

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章夢易曰易有七八九六者夏商占法用七八不變爻周易占法則用九六變爻大傳屢屢說變蓋爲此箕子陳洪範時未見文王周公卦爻辭其占法只觀體德象變故所用在貞悔亦只是陰陽消長五行生克之理耳

衍忒

朱子曰衍推忒變也卜筮之變無窮當推衍以極之

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出周禮

如體色墨拆如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衣黄曰蔡注人事過差謂吉凶之應與人事不相合衍忒非止推其凶亦推其吉也

三人占

鄒季友曰孔傳云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疏引周禮太卜掌玉兆瓦兆原兆連山歸藏周易甚明而

蔡傳不用其説葢以箕子衍疇之時尚未有原兆周易也然考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又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則卜筮兼用三代法周制如此未可謂非

八庶徵　雨暘燠寒風

邵寶曰庶徵五氣也本諸五行而應于五事乃不以五言天道不可以泥而求也以此立訓後世尚有附五行傳而談災異者

按孔疏引五行傳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說多牽合蔡傳不易凡氣非風不行猶水火木金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也陳師凱曰燠熱寒涼四時之氣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以生育者也雨暘燠寒屬水火木金蔡傳引吳氏仁傑所證甚當風之屬土獨缺莊子風出于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以此証風為土氣豈不豁然

曰休徵至恒風若

王樵曰肅靜屬陰故為雨類乂播屬陽故為暘類哲外照屬陽故為燠類謀內明屬陰故為寒類此等象類不過大意不可深求或問蘇子瞻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卿以漢為土德黄龍當見黄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黄龍而必漢為土德耶邵寶曰天道幽遠有不可以質言者故若之若之者象之也猶易焚如死如之意謂順則泥謂語詞則虛朱子曰漢儒類應必然之說固不可

荆公以為全不相關亦不可如此則後世人主有忽天之心蔡元定曰一事違則五事皆違咎徵無不應矣鯀止陻洪水而五行為之汨陳此可見也陳大猷曰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而卒有以弭之蓋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貴于省驗也

王者惟歲至惟日

陳師凱曰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亦可為此章之證然王與卿士師尹之省所包甚大豈止此哉歲統月月統日猶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尊者所理大而要卑者所理小而詳也雨暘寒燠風之休咎實行乎歲月日之中故須省之

歲月日時無易日月歲時既易

陳啓源曰言歲月日見君秉君道臣行臣事雨暘燠

寒風所以得其時也言日月歲見君失其柄人臣擅
命雨暘燠寒風所以不得其時也注疏解如此蔡傳
專言雨暘燠寒風而不本之君臣尚欠分曉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王安石曰歲之所以為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為
也猶王之所以為王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為
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
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孔疏張衡蔡

邕等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正當天中央南北二極中等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十五度日行黒道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

之黄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政有常法以齊其民沈括曰歴法天有黄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强名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朞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經謂之黄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

處謂之赤道日行黄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黄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黄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黄道之西謂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馭也故因其離合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别算位而已歴家不知遂以為九道甚可唖也袁黄曰蔡注引九道乃漢人所推以紀七政之出入者箕子何從知之日至牽牛為冬至至東井為夏至此惟宋歴為然箕子之時冬至日在虚今時

冬至日在箕皆與注不合

孔傳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疏云毛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于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朱子語録畢是叉網漉魚之物以畢漉魚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狀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鄭以為箕

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王安石曰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于王乎況于卿士乎蔡氏解此意皆本荆公朱

子曰二十八宿環遶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經于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應言無差忒也按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曰好曰從乃假設以喻人事民之情性莫不各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日月之行四句正分說雨暘燠寒風之所以時不時日月

經行必歴二十八宿故有似從星日月從星則日可知　蔡元定曰雨暘燠寒風既徵于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于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于星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其精詳如此陳師凱曰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揺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揺者民勞也又曰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由是觀之則以庶民省之于星驗其安否其說信矣

林之奇曰蘇氏謂自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為五紀

一疇之傳錯簡在此非也九疇雖别為九實更相經緯故庶徵有五事而皇極有五福黄度曰五紀會歲月日星以起歷數而立天道庶徵序歲月日時以成歲功而驗休祥事辭雖相涉而其用不同余芑舒曰庶徵者合五事五紀以參驗者也于此不言歷數者歷數所以推天道之常庶徵所以參人事之感進退飛伏有出歷數所推之外歸有光曰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為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

五福　六極

朱子曰休咎徵于天則禍福加于人禍福通天下臣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林之奇曰李泌云惟君相不可言命君相造命者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故九疇以是終焉程若庸曰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全五行之理裒黄曰五福

還以重者居末與肅乂哲謀聖例同考成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謂命必有令終之德而後所生無忝也王晦叔炎云晉人執解揚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比干死刑仇牧死亂狼瞫死戰可謂非考終乎

蘇傳六極之極窮也苦也孟子使我至于此極也同呂祖謙曰弱何以居六極蓋弱人之大患人所以不自强于善或牽引入于惡而不能自拔皆弱故也故居六極之終王應麟曰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弱如

元帝

曾鞏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于民也福言攸好德則致民于善可知極言惡弱則致民于不善可知皆所以考吾之得失也貴賤非所以考吾之得失于民者也王安石曰五福六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賤則有定分矣使人皆慕貴而惡賤則凌犯篡奪何

所終窮故于此不言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黄震曰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其貴所謂禄以馭其富也游氏禮記解云

尚書埤傳卷十